

新疆杨姨和郴州老吴

■龙建雄

新疆和湖南郴州距离有近 4000 多公里。新疆的杨姨和郴州的老吴成了我的微信好友，大家相识于文学爱好群，我把他俩标签为“文学老年组”。

先说杨姨。杨姨真名叫杨福华，从微信公众号里看，她应该和我六十多岁的母亲不差上下，她花白头发，个头不高，稍有发福，喜欢穿着红色的衣服。我进群潜水好些天以后才知道，她的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平时喜欢写作，每天坚持写日记。起初看她发在群里的文章，我觉得与她的年龄似乎不相符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初生牛犊感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她竟然还不会用电脑，仅有一点和大家微信交流的“本事”，还是小儿子和孙女万般调教出来，但这些都没有成为她喜欢写作的“拦路虎”。抑或群里哪位文友对她的文字点评几句，那她一定会诚恳地回复一段长长的文字，满是感激与虚心学习，这该是多可爱的一位老人呀！于是，我每次尊称她为“杨姨”。

再说老吴。老吴是郴州一名公职人员，他偶尔在群聊时自称“老朽”，我这才知道他即将退休。老吴大学毕业当过老师，然后奔赴军营，从军二十余载就地转业。或许是生命里留有文科生印记，眼瞅着快要到退休年龄，老吴兴趣使然，拾掇起曾经丢弃的纸和笔，又重新写起浓墨重彩着意描绘的文字，而且热度不亚于文学狂热者，达到日有千字文甚至一日多文的地步。他的文章多以随笔为主，或许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缘故，郴州的山山水水、一花一草、古镇村落、风土人情，在他的笔下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。有一回，我俩的文章刊登在同一版面，他在我的朋友圈留言，我和他，还有一个作者，一个版面三个湖南仔。就这样，我知道老吴是郴州本地人，加之都有从军经历，我们很快处成忘年交。

老吴多次去新疆，亲身领略过那里的地域广阔、风景秀美、好客热情，有一回新疆自驾游 15 天，他为此连续写下过 18 篇游记。老吴把两万多字的游记一一展现在群里，令我们一众文友敬佩不已，更是让杨姨称赞万分。她一个劲地说，白当了大半辈子幸福新疆人。她还说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以后要更好地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，坚持多写身边人身边事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杨姨后来把老吴游新疆写新疆这件事很隆重地写到了自己公众号里，老吴从勤奋角度写了篇《文友杨福华大姐》的散文，发表在南方一家媒体上。

我与杨姨和老吴的互动比较多，时至今日，杨姨依然会在阅读我文章之后，写上一段长长的读后感加表扬语。老吴则不一样，一边鼓励我要做“后浪拍打前浪”的人，一边会不忘调侃我几句，俨然一个“老顽童”。

我问过老吴和杨姨，都到了可以跳广场舞、打打麻将字牌、顺便带带孙子的大好年纪，干吗要自讨苦吃，还尤其是码字这般苦辛劳作之事？杨姨说，她很崇拜 66 岁还是文盲、77 岁成为作家、80 岁又立志成为画家的姜淑梅，还特别崇拜钟南山、屠呦呦两位大哥大姐，80 多岁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自己心爱的事业当中。为此，她相信自己也一样可以去努力追求。老吴回答我则干脆利落，“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”

和杨姨、老吴做了微信好友快两年。我时常想，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衰老，只有放弃了自己的理想，消极面对世事才会变成真正的老人。岁月里，每一天都是用来奋斗的。这些话，用到杨姨和老吴身上，说得一点也没有错。

打泥滚 出黑汗

■陆亚利

我小时候爱凑热闹，喜欢跟着大人去开生产动员大会。支书作动员报告，喜欢长篇大论，大洋瓷把杯的茶水要续三四轮。说的大道理我还不太懂，但每年都要说到，“打泥滚，出黑汗，誓夺革命生产新胜利”，我的脑海里，便浮现老牛拉蒲滚，热得在泥潭打滚的景象。生产队里也要再动员，老队长重复着“打泥滚，出黑汗”。听多了，渐渐理解，那就是下狠吃苦的形象说法。

那时，国家把农业摆在头等地位，层层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不误农时，增产增收。春耕，夏收，秋收，冬修，社员一年四季难得清闲。

满町草籽华盛开不久，便进入春耕大忙季节。生产队两百多亩田，凭着几头耕牛，春插就要拖全大队后腿。每年，出完草籽沟凼的沤肥，能戴轭的耕牛都下了田，慢悠悠地开生坯、犁白田，一天不足两亩。生产进度逼人，队上年年照旧，集中男女青壮劳力，组建两支拉犁队，与老牛们“并肩作战”。

天刚亮，打破不吃饭上早工的习惯，青年人喝上一两碗稀饭，带上澡帕、毛巾，背木犁，扛竹杠，挽麻索，来到草籽田边。扶犁的老把式，系好犁前的横杆，套牢三组长短不一的绳索，教导青年人将竹杠穿过澡帕结成的肩套，靠紧肚脐眼的位置。六个人前倾身子喊起号子，一齐用力，犁头钻入泥中，嚓嚓切断草籽根，泥块侧翻出“开浪”的第一行生坯。

老把式叼着旱烟，手里没有“牛话条子”，感觉不习惯。偶尔发出“嘿哧嘿哧”的口令，像在使唤着牛，引得青年人一阵喷怪和闷笑。“牛走前来人走后！”老把式得意地以犁田的逻辑作辩解。青年人不甘示弱，说世上只有人牵牛，叫老把式有口难辩。开犁不久，互相调侃，有说有笑，感觉还算轻松。一来一往，犁出几分田生坯，青年人腿脚开始发软，步伐便有些不整齐，原本灰蓝的衣服，渐渐被汗水浸透，仿佛经过印染而加深了颜色。

季春的太阳蒙在云里，并不火辣。青

年人满脸通红，额头、两颊滚出豆大的汗珠，不时用手掌或衣袖揩拭迷蒙的眼睛。拉犁的脚步开始凌乱，有人撑持不住，咬着牙喘着气，似乎不好意思地憋出一句话：“哎，有点子吃力哒，歇口气算哒不？”正合大家的心愿，于是奋力把犁拉扯到田边，一屁股瘫坐在田埂上。

早工午工晚工，一连十来天，沉重的竹杠挤瘪了肚腹，挤干了黑汗，拉犁青年男女红润饱满的脸庞，似乎都瘦了一大圈。因为有农忙假，犁翻的草籽田，交给我们少年突击队，一坯坯挖碎。闷水化泥后，用牛把田泥力耙烂耨平，待插早稻。青年人刚刚喘息几天，又同我们一道，挑起蒔插的重担。

“双抢”，才是最艰难的打泥滚、出黑汗。正值暑假，我们少年突击队包揽杀禾，青年突击队负责打稻脱粒。抢在太阳还未升起，田里有些凉爽，两支队伍开进早稻田。为着防晒和避免稻叶撕割手臂，我们身穿长衣长裤，头戴斗笠，全副武装，一字排开。禾镰的沙沙声连成一串，身后飞快码出一渠稻垛。青年突击队员一声号子，拖移木船一样笨重的打稻机下田。两人用力踩转脱粒滚，两人传递稻束，去屑出桶撮谷、“捡管”捆扎稻草束、挑谷各一人。打稻机呼呼飞转，大把消灭着稻垛，咬着尾巴追赶着我们。我们两倍于打稻的人，当远远甩开他们时，汗水泥水已将青年人浑身浇透。踩踏渐渐吃力，打稻的节奏放慢，呼呼声时而迅疾时而沉闷。撮谷者、捡管者间或夹在脱粒手之间，又腰助力踩踏。挑谷者起初健步如飞，几个来回，便频繁换肩，脚步明显沉重起来。下力有轻重，劳累不相同，队员分工轮换，平衡体力。

日上三竿，太阳把稻尖的露水吸干。割完两亩多田，肚子叽里呱啦地提醒，到了散早工的时间。每人一担百多斤重的稻谷，掩藏在田埂上的豆叶丛中，等待我们起肩。肚子空落落的，刚一起步，腿脚就有点发软。颤颤巍巍地负重前行，咬牙挑到坡顶上的晒谷坪，虚汗又把结着盐霜的衣服，浓浓地浆洗一遍。

我是一个不专心走路的人

■蒋阳波

我承认，我是一个不专心走路的人。我走路时，常常喜欢东张西望。看见门前那粉红的樱花开放了，会满心喜欢。看见那或白或黄的金银花开放了，也会心生喜悦。对于我而言，沿途步行到校，一路上总有一些特别的惊喜，这些惊喜成了我平淡生活中的一些小幸运。因而，我在行走时，常常期盼着这种幸运的来临，它能够让我遇见许多未曾预料的欢喜。

走到一家茶店前。店主是个颇有情趣的人，他在店门前左右各弄了一个长条形木质花盆，盆里栽了数株向日葵。这个时节，正是向日葵迎阳绽放的时节。金黄的花，圆圆的盘，张开着，如饥似渴地捕捉着太阳的方向。

在这左右两个木质花盆前，每边又放置了几个圆形花盆，花盆里栽种的是白茉莉。茉莉也是这个时候开花，花朵洁白无瑕，花形典雅端庄。如果要让我来形容这花的话，我会觉得她真是个小家碧玉，自带一股古典风。

某日去茶文化广场看小朋友文艺汇演，却在广场的一角，发现了一丛淡

蓝似蝴蝶般的花。花朵似喇叭，花瓣却没有喇叭那样围成圆形，而是张开了，如蝴蝶般舒展。这花，我之前从未见过，现在既然已经见到，也就有了兴趣。一了解，却是蓝牡丹。

归家途中，偶尔抬头看看路旁的树，却发现有不少树上这时也开了极细碎的白花，极似蒲公英，却并不像蒲公英那样向上张开花瓣。她们都是向下微微张开花瓣，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。我实在是惭愧得很，虽然寒往暑来，每日都要从这树丛下穿过，却不知道这树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这花的价值。她就像校园里一个勤劳的校工，日出而作，洒扫庭除，日落而息，锁门闭户。她为我们奉献之时，正是我们休息时。倘若我们不用心去体察，不专门去捕捉，我们对于她们的劳动成果多半是无视的，是忽略的。一如这琐碎而零落的满树花，她叫杜英。很美好的一个名字！

我是一个不专心走路的人，我常常边走边捕捉着生活的精彩。生活常常不会让我失望，他所呈现的丰富和博大，常常充实着我的认知，拓展着我的视野。

红旅诗组

■谢卜生

半条被子

长征途涉沙洲村，凄风苦雨虐红军。
饥寒交迫夜无庐，街边露宿不忧民。
贫穷仁妇徐解秀，诚邀女兵入寒舍。
五人同覆一条被，离别剪半馈乡亲。

古田会议

追溯九十二年前，红军魁首聚古田。
思想建党铸军魂，星星之火可燎原。
驱云拨雾山川秀，凤凰涅槃浴火生。
抗日驱蒋打美帝，百炼成钢谁能敌？

长征源

战略转移起于都，义无反顾长征路。
血战湘江泣鬼神，遵义会议转乾坤。
四渡赤水突乌江，雪山草地脱绝境。
艰苦卓越两万五，红军会师吴起镇。